

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内涵界定、维度构建及其理论基础

蒋兴梅

江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1

摘要: 网络空间已深度嵌入大学生的日常, 从课堂到宿舍, 从信息获取到人际交往, 学习、社交与价值观念的塑造几乎都在同一片数字场域中发生。但网络环境自有其挑战: 匿名带来的低约束、碎片信息的过载、算法投喂对个体偏好的强化, 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消解部分学生的道德判断力, 甚至诱发失范行为。本文尝试从概念本身出发, 通过文献梳理辨析网络文明素养的内涵边界, 进而提出一个包含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要素的结构模型, 并考察该模型与“立德树人”理念形成内在呼应关系。在此基础上, 本文梳理知情意行统一理论、媒介素养理论、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三组理论基础, 为后续的实证研究和机制设计提供一个相对可操作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 立德树人; 网络文明素养; 内涵界定; 维度构建; 理论基础; 大学生

DOI: 10.64649/yh.shygl.issn3105-0085.202609006

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缘起

数字技术的迭代演进与移动互联网的全面普及, 使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图景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7次报告, 截至2025年12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 互联网普及率80.1%。^[1]中国青年网对全国高校856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 41.94%的受访者日均手机使用4-6小时, 超四成表示“一天不玩会手机会无聊”。^[2]对大学生而言, 线上与线下早已很难分开, 网络空间不是虚拟世界的附属品, 而是学习、社交、表达自我的另一个真实“现场”。提交课程作业、维系社交关系、检索信息、消磨闲暇时间, 甚至价值观念的塑造, 都很难绕开网络这一媒介。如何让学生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稳定的道德判断、自觉践行文明行为, 已经成为高校德育工作难以回避的现实议题, 而且随着网络对日常生活的嵌入越来越深, 这个问题只会更加迫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网络文明素养作为数字时代公民素养的一个核心维度, 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尝试回答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 其一, 如何界定“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 它与网络素养、网络道德素养等概念有何不同? 其二, 这一素养包含哪些核心维度, 各维度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层次关系? 其三, 该概念的正当性来自哪些理论资源, 它与“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是否能够形成逻辑上的自洽衔接?

2 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内涵界定

2.1 概念辨析: 网络素养、网络道德素养、网络文明素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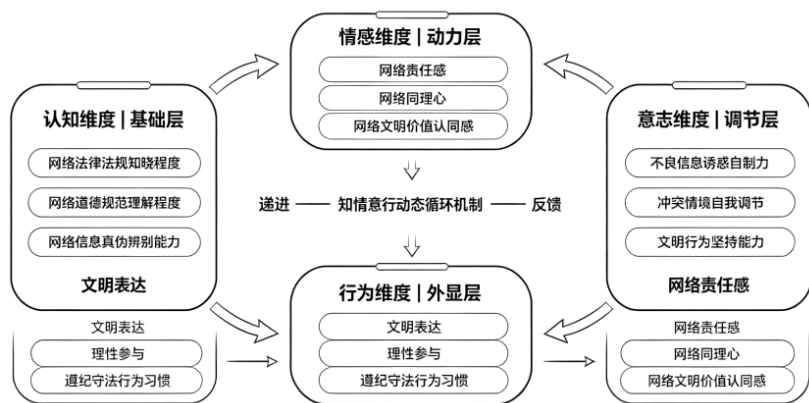
“网络素养”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 彼时信息素养研究的视野正逐步从

图书馆等传统场景, 延伸至新兴的网络空间。其所关心个体能否有效地使用网络? 网络素养指个体在不同语境下访问、分析、评估和创造信息的能力。^[3]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涵盖认知、技能与行为的综合能力体系, 既包括对技术本身的驾驭, 也涉及数字空间中的价值判断与伦理自觉。^[4]网络道德素养关注的是“个体的网络言行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等。网络道德素养聚焦于道德层面的约束与自律, 对于网络空间中的制度性、文化性、生态性维度关注不足, 难以全面涵盖网络文明素养的丰富内涵。网络文明素养融入了公共精神、法治意识和文明自觉三重内涵, 以网络素养所要求的基本能力为前提, 以网络道德素养强调的价值判断为内容, 进一步将道德规范上升为文明自觉, 强调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公共责任与参与意识。网络文明素养强调网络空间中的公共性、制度性与文化性维度, 将个体行为置于社会文明进程的整体框架中加以审视。

2.2 概念界定

本文将“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的操作性定义概括为四个递进层面。第一层是认知, 即对网络法律法规、道德规范与公共秩序的正确理解, 这是判断网络行为边界的基础; 第二层是情感, 是指在认知基础上形成的积极网络价值认同与健康的情感倾向, 解决的是“愿不愿意”认同文明规范的问题; 第三层是意志, 体现为面对网络不良诱惑时的自我克制, 以及处理网络冲突时的理性判断力, 这是从“知道”到“做到”的关键环节; 第四层是行为, 即在前三者支撑下外显为文明表达、理性参与、尊重他人、遵纪守法的网络行为习惯。这四个层面是从内到外、从知到行的逻辑递进, 共同构成网络文明素养的完整结构。

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结构维度图



图一：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结构维度图

3 “立德树人”与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内在耦合

“立德树人”与网络文明素养培育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耦合。立德树人的根本在于“德”的养成与“人”的塑造，而网络文明素养正是“德”在网络空间中的具体体现，是“人”在数字时代必备的品格。

3.1 “立德树人”的时代内涵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理解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目标与路径的总钥匙。其内涵在数字时代被赋予了新的意涵。“立德”之“德”扩展至涵盖数字公民应具备的网络道德、信息伦理与媒介素养。

（1）传统语境下的“立德”与“树人”。从词源与学理上看，“立德”源自《左传》中的“三不朽”思想，强调树立高尚品德是人生价值的最高追求；“树人”则源自《管子·权修》中的“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强调人才培养的长期性与根本性。“立德”与“树人”是一体两面，“立德”是“树人”的根本方向，“树人”是“立德”的实践归宿。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基本逻辑。

（2）数字时代对“立德树人”的新挑战与新要求。人工智能时代，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立德树人”面临新的挑战。第一，育人场域的虚实融合。当代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高度嵌入网络空间，虚实融合的场域意味着“立德树人”必须延伸至网络空间。第二，价值引领的竞争加剧。网络空间信息庞杂、思潮多元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形成持续冲击。第三，主体意识的深刻转变。今天的“00后”大学生是真正的“网络原住民”。这要求“立德树人”转向“师生共议、同伴互促、实践体验”，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感、获得感和认同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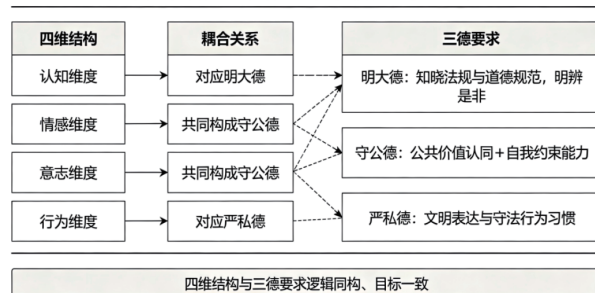
（3）新时代“立德树人”内涵的三个拓展。面对以上挑战，新时代“立德树人”的内涵需要在三个维度上实现拓展。一是从“道德教化”

走向“价值引领与能力并重”。二是从“校园围墙内”走向“全时空育人”。教育部明确提出：“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5]三是从“被动约束”走向“主动建构与共同体意识培育”。新时代的“立德树人”强调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与责任感，引导大学生从“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转变为“负责任的网络参与者”，在理性发声、抵制谣言、维护网络秩序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教育。

3.2 网络文明素养：“立德树人”在网络场域的具体落点

“立德树人”的根本在于“德”的养成，而这一养成在数字时代面临新的考验，网络空间中的“德”体现为匿名情境下的自我坚守、冲突情境下的理性选择。本文中的网络文明素养所强调的认知判断、情感认同、意志克制与行为规范，恰恰回答了“在网络空间中如何立德”这一具体问题。

网络文明素养四维结构与立德树人三德对应关系



图二：网络文明素养四维结构与立德树人三德对应关系

3.3 四维对应关系与核心判断

“三德”即“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三分类表述。其对应关系为：认知维度对应“明大德”，即知晓网络法规与道德规范、明辨是非；情感维度与意志维度共同对应“守公德”；而行为维度则对应“严私德”。“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四维递进结构

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三维结构形成了内在的逻辑呼应,既体现了道德认知从宏观到微观的层次递进,也展现了道德实践从内化于心到外化于行的完整链条。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四维结构与立德树人“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要求逻辑同构、目标一致,网络文明素养是立德树人在网络空间场域中的操作化实现路径。

4 网络文明素养培育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选取了知情意行统一理论、媒介素养理论、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分别对应四维结构中的不同环节。知情意行统一理论提供了“四位一体”的基本框架,是整个结构模型的理论底座;媒介素养理论负责解释“知”如何转化为“行”,即个体在信息获取与批判性辨别的过程中,是怎样逐步形成理性的网络行为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关注的是“情”与“意”的形成机制,试图回答一个更具体的问题:道德判断力如何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逐步深化。

(1) 知情意行统一理论。知情意行统一理论可以追溯到古代哲学中的“知行合一”传统。道德行为的发生是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四个环节相互联结、循环推进的过程。首先,它直接支撑了本文所构建的“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维结构——四个维度是理论本身就承认的完整行为链条。其次,它也为培育路径的设计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既然四个维度之间存在递进关系,培育实践就不应孤立地处理某一环节,而应当遵循“认知引导→情感激发→意志锤炼→行为塑造”的递进逻辑展开。

(2) 媒介素养理论与数字公民理论。媒介素养理论认为,信息的接收者与传播者应具备批判性思维、理性辨别能力,并对所传播的信

息承担相应责任。媒介素养理论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包括信息核实技巧、多源交叉验证、信源评估方法,有助于大学生建立对网络信息的理性判断力。这套能力框架对应四维结构中“认知”维度下的“信息辨别”子维度。

(3) 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为分析大学生网络行为的道德判断提供了有力工具。从发展轨迹来看,大学生群体大致处于从习俗水平向后习俗水平过渡的阶段:他们开始尝试摆脱对外部权威和既定规则的依赖,具备了一定的道德自律能力,仍有向更高阶段跃升的空间。这种“未定型”恰恰说明大学阶段是开展网络文明教育的关键窗口期,道德认知框架的可塑性越强,系统的网络文明素养培育就越容易产生实质性的塑造效果。

5. 结语

回到开篇提出的问题,这里尝试从三个层面作出回应。本文在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将“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界定为包含认知、情感、意志、行为四个维度的综合素质。这四个维度呈现出“认知奠基、情感中介、行为外显”的递进关系,且各维度之间存在动态反馈。价值上,本文进一步论证了这一四维结构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内在关联:网络文明素养的培育更接近于“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在网络空间中的具体落地。理论上,本文为上述培育实践搭建了三组支撑:知情意行统一理论解释了四维结构的内在转化逻辑,媒介素养理论充实了认知与行为维度的能力内涵,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则为大学阶段为何适宜介入培育提供了依据。概念界定、价值定位与理论支撑三者相互勾连,构成了本文的论证骨架,也为后续实证研究与培育机制设计提供了可展开的起点。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26-02-05)[2026-07-28].<https://www1.cnnic.cn/n4/2026/0304/c88-11549.html>
- [2] 李华锡,何凌霄.大学生“玩手机”情况调查:超4成一天不玩手机就会无聊[N/OL].中国青年网,2018-04-20[2026-07-28].https://edu.youth.cn/jyzx/jyxw/201804/t20180420_11602768.htm
- [3] LIVINGSTONE S. Media liter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J].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2004, 7(1): 3-14. DOI: 10.1080/10714420490280152.
- [4] 潘锡杨.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协同机制研究——基于学校、家庭与平台企业的角色重构[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6,(6):78-82.
- [5]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作者简介: 蒋兴梅(1988.12—)女,汉族,江苏睢宁人,讲师,教育博士,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职业教育。

项目信息: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名称:《虚拟生存:“立德树人”视域下大学生网络文明素养培育机制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1SJB0578)。